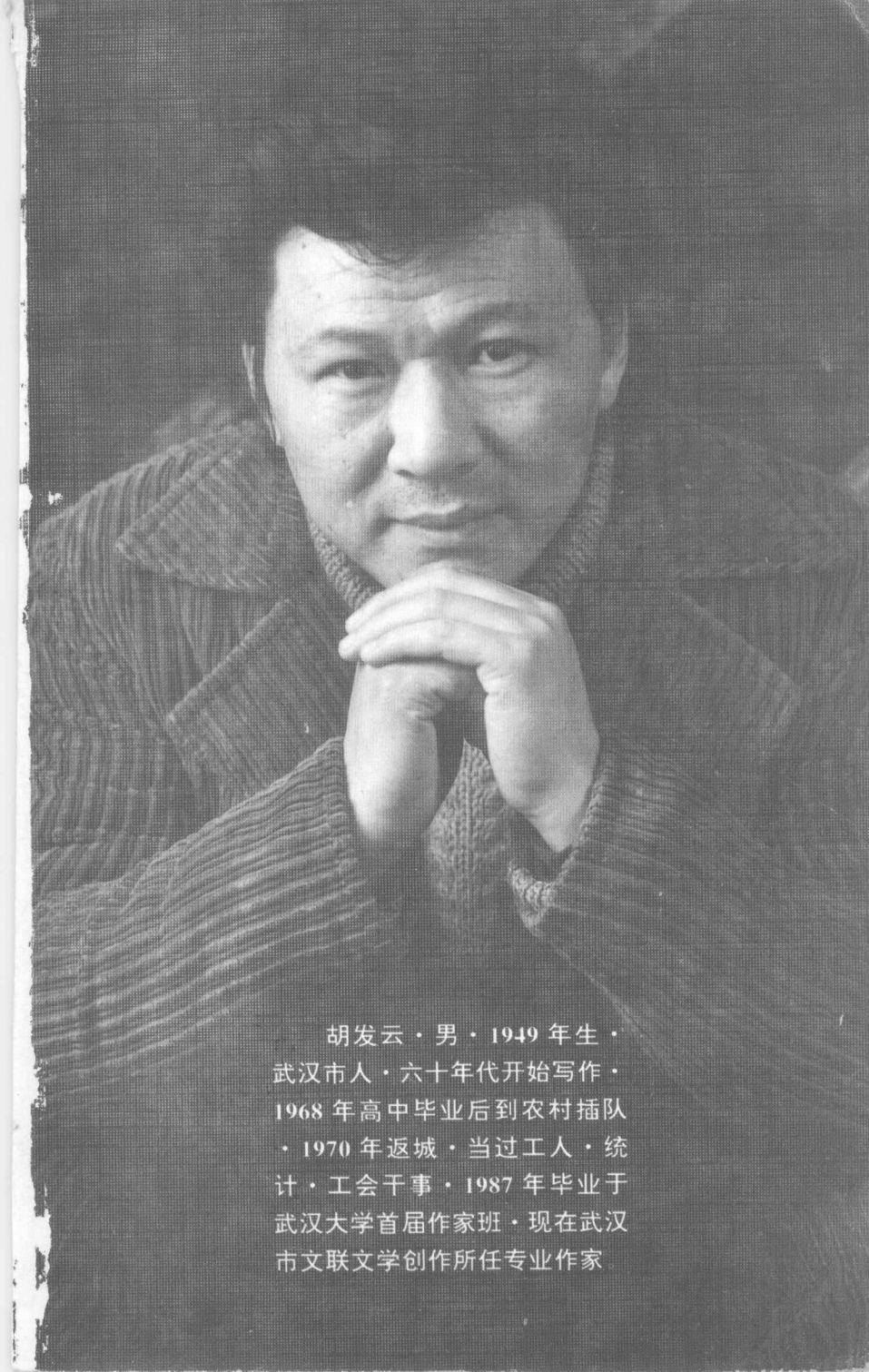




胡发云·男·1949年生·
武汉市人·六十年代开始写作·
1968年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
·1970年返城·当过工人·统计·
工会干事·1987年毕业于
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现在武汉
市文联文学创作所任专业作家

目 录

第一辑：生 活

冬天的礼品	1
关于童年与文学的回忆	12
陶醉硝烟	19
蛇山上的小草屋	22
古塔故事	25
珞珈山圆圈	29
乡路·窝棚·唱针尖上的梦	31
男子汉的代价	37
艺多不压人	39
我的三个半小阿姨	42
一种活法	63
感谢给了我生命	67
母亲的故乡	70
生者与死者的会聚	79
叫菜	81
宠物	83

第二辑：友人

小屋和最后一批送行者·····	117
海的梦·····	120
哦，你这一只老海鸥·····	128
席间歌·····	133
但愿有一片清凉·····	136
“游戏”有时更真实·····	138
一个美国姑娘的东方梦·····	142
天花板上的童话·····	147
不逝的乡情·····	155
南方的风·····	157
蒲圻有个王良春·····	159
最后的探望·····	162
青春无季·····	165
温柔的贺卡·····	167

第三辑：当年老三届

只要自己不倒下·····	170
涅槃·····	176
让行动证明·····	182
人与影子·····	195
认识我吗？命运·····	203

北湖·三月八日·····	209
二十年,让我们相聚·····	211

第四辑：艺 术

你到底要什么·····	218
关于《高层公寓》的自言自语·····	230
阅读的衰落与想象的萎缩·····	235
文学的困惑·····	240
罗比那两条腿·····	243
彩照,好莱坞与教授居室·····	245
唐老鸭主题·····	247
不往心里去·····	249
“不干净”之美·····	251
让我们看见更真实的世界·····	253
边缘的不安·····	255
少年情愫与诗·····	258
88·龙年的启迪·····	275
士与利·····	278
通往明天的激情与梦幻·····	282
雨的小语·····	286
海滨·····	288
后记·····	293

冬天的礼品

1

一出生，你便注定了
属于另一个世纪
洁白中，我俯看你
你也在俯看我吗

我对冬天有一种特殊的眷恋。

冬天使你对温暖更敏感。因为冬天，小屋变得亲切温馨，炉火像一首让人心旷神怡的诗，童话或传说变得格外动人。还有雪花，它能在夜间将混乱、肮脏、喧嚣的世界化作一片纯净与安宁。

儿子是冬天来的。

在他到来之前，他妈妈问我，孩子叫什么，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小鹿。

也是一个冬天，我被囚禁在一间又暗又潮的小屋里。铁窗棂外，是一堵与世隔绝的高墙，它将天空割开，只留一狭条给我。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一个又一个晚上，我像中世纪般在烛光下读书、写作或与几个面目恍惚的人对话——用两种全然不同谁也听不懂谁的语言。

我常常凝望烛泪在蜡炬四周凝成的一缕缕温柔晶莹的曲线，如浪花，如云丝，如女人的发波……我常能听见一个女人在高墙外浓重的夜色中大声地、肆无忌惮而又苍凉地呼唤我的名字。于是，我便将那些如浪花，如云丝，如女人发波的温柔晶莹的烛泪捏成了一只小鹿，一只温柔晶莹的小鹿，托一位善良的看守偷偷带出去，交给高墙外的那个女人。

我想，在那漫长的严寒中，这只小鹿一定带着温暖的烛光，给她讲过许多故事。

又是一个冬天，我自由了，扛着被子，提着我的书回到家里，那个女人正在家中等我。尽管她不知道我在哪一天回来，但她相信我会回来，正像她在那段日子中常在钢琴上弹奏的《索尔维格之歌》中所预言的那样：“冬天早过去，春天不再回来，夏天也将消失，一年年的等待。但我始终深信，你一定能回来，你一定能回来。”

我回来了，我也在我的小屋中永远留下来了。那时我几乎身无分文，还依然被安着一个荒唐的罪名，但小屋很温暖，那只温柔晶莹的小鹿与我们日夜相伴，等待着它的真身到来。

他终于要来了。她回到古城西安去迎接他。她是在

西安长大的。西安有她原来的家。

1980年2月4日，小鹿来了。一张简短的电文将他的第一声啼哭带给了我。我并无做父亲当老子的荣耀感自豪感，我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又和一个人建立了一种亲切而特殊的关系，我们将长长地在一起生活，我们都需要对方，并给对方带来爱与温暖。

我来到他身边。他和她并排躺着。她泪汪汪地笑，他宁静地闭着眼睛。很久很久，他睁开眼，陌生而好奇地看我。我从未见过如此明净的眼睛，像两颗黑色的星星，从遥远的夜空中凝视我。

我计算一下，当他成为一个20岁的男子汉时，正是一个新世纪开始的时候。

这是未来世纪送给我的礼品。

2

面对你天使般明净的眼睛

我不得不时时处处地小心

这是上帝给你的两面镜子

来照耀我的灵魂

这个朝夕与我们相处的人，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对我们曾经生活过数十年的这个世界，对那些污浊、谎言、怯懦、强暴、追寻、期冀，各种各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欢欣却全然不知，似乎也毫无兴趣。于是当我与他对视的时

候，会有一种宗教般的震慑——在我与别的人，包括许多高贵的人对视时，都没有过这种感觉，我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弱点、缺欠甚至是罪孽，并以此作为对自身宽容放纵的借口。然而，他是纯净的，他还将称你为“父亲”。在中国，“父亲”是权威、尊严、不可辩驳的真理。

在经历了漫长的被监视被审查的生活后，我发现我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审视者。

我格外谨慎起来，比原来被监禁时自觉得多，我害怕这两只眼睛会变得冷漠而轻蔑，我害怕一个称你为“父亲”的人会对你说出两个字：虚伪。

这个一切都不能自理，柔弱得如同一块新鲜豆腐的小人儿，像一个圣子一样，让你诚惶诚恐，他用他黑星星一般的目光，洗涤你的心灵。

我为他煮牛奶，刮果泥，换尿布，在小小的脸盆中沐浴或抱他到阳光中去，半夜三更爬起来吹着口哨为他把尿……这不是施舍，不是恩赐，更不是为了将来某一天可以蛮横地说：“你是老子养大的！”并以此来禁绝他的独立意志。我希望接近他，理解他，希望能永远坦然地与他对视，不必掩饰不必躲闪。

“看不够。”她说。

我们总是久久地、久久地看他。因为我们自觉得可以毫无愧怍地看他，我们不希望有躲避他的目光的时候。

星星，小溪，白兔和白雪
我寻回早被遗忘的梦
我给你讲着那些童话
你却带我走进童话中

如果不是他的来临，我们此生可能再也无缘与童话相遇了。

当他刚刚咿呀学语，我便听见了童话的语言，几乎不用温习回忆，我立即用这种语言与他对话了。这是一种干净、美丽、充满诗意的语言。当使用这种语言的时候，许多枯燥平直的词儿立即变得丰富动人意味无穷。花儿、小鸟、月亮、飞机、小金鱼、饼干、苹果、姐姐、弟弟……一个又一个夜晚，我斜倚在他的枕边，讲小羊过河，狗公鸡狐狸，乌鸦喝水，小红帽、狼外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大林和小林，小木偶皮诺乔……这些我短暂童年中如流星般一划而过的童话，竟如此深刻如此清晰地印在了我的灵魂中。我讲给他听，但更多的是讲给自己听，或者说是我们俩都在听一个遥远的声音给我们讲着人类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真诚、善良和美。于是，我和这个陌生的、属于下一个世纪的人找到了我们都能听懂的语言。我们开始交流。

一个童话接一个童话地讲下去。我几乎完整地、甚至更丰富地重度了一次孩提时代。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意象

和情绪，都会让我回想起一些我原本以为永远地忘却了的情景。为了这一切，在好几年里，我几乎中止了文学活动，而他每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就是“讲故事”。故事不再是一个一个计算，而是以“讲到9点”，“讲到9点10分”这样的时间计算了。

当儿时课本，小人书，动画影片及看过的所有童话故事名著上的故事，一个个都在他枕边流过之后，我只好为他边讲边编了。许多故事都编成了长长的“连续剧”，他开始以“集”来称这些故事。“今天是17集了”，“昨天讲到25集”。他永远记得准确，并将上一集的故事梗概复述给我听，以免我讲得牛头不对马嘴。

这些长长的、长长的故事，成为我与他最初交往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长长的、长长的故事，也许永远只能我和他知道了。她曾经说，你把这些故事录下来，整理一下，就是一部长篇童话了。我曾想作此尝试，后来放弃了。如果说它也是一种艺术，那么我想，世界上有许多的艺术，都只在很少的人之间存在过。对于我们来说，它全部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开始交往的时候，它为我们带来了沟通与愉悦。这些故事的情节，我会忘掉，他也会忘掉，但因为它们，我与他之间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我们都不会忘记。

由于他的到来，我还寻到了另一种童话——玩具。在这些五颜六色的玩具组成的王国中，最多的，当然是与他同名的那个善良可爱的动物——小鹿。吹塑的，硬塑的，软塑的，布的，瓷的……这个长着四条玲珑细腿，脖子修

长，身子浑圆，一双睫毛长长，似乎永远闪着泪光的大眼睛的小家伙成了我们的吉祥物。在见过了太多的强暴与恶之后，它成了我们对他，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梦幻。我现在写文章的这支笔，就是从一个立着两只小鹿的台笔座上取下的。

我和一个名叫“甜甜”的小洋娃娃与他一起做游戏（这个“甜甜”成了他幼儿时期最亲密的伙伴，他每在入睡时一定要抚摸着她。一直到上小学之前）；我用小猴、小兔、松鼠几只布袋木偶给他喂饭；我把好几副积木混起来，给他盖宫殿、拱桥、公园或小鹿的新居；我和他一起驾驶飞机、坦克、汽车，或者有着一顶旋转彩伞的马车在小屋里驰骋；用拼图板拼出一幅幅迷人的画面，让小猩猩满屋子翻跟斗，让小鸭子满屋子乱窜并发出滑稽而快乐的唧唧声……我又重新返回单纯。

一个又一个夜晚，他搂着他的“甜甜”，在某一个故事的意境中睡了。我在灯下为他修理或制作玩具，近于痴迷地干到深夜。用木头削成军舰或电车（他刚从北京回来，叫它为“无轨 103”），用蜡、纸片和弹簧做七品芝麻官，用小电机做小电扇，用塑料盒和瓶盖做四轮拖斗车，还做了一个电动的、撞上物件可以自动进退的小汽车……坦率地说，这一切都为他，但更多的是为自己。我在寻回、修补、编织自己的童话。

我想，如果没有他，我将不再有这样的热情与真诚了。

在童话中，我和他达到一种比血缘更亲切的境界。

我们像两个男人一样
在街上散步
我们看见了各自的世界
你把手插在裤袋里，你不要我牵
为了保卫这种权利
你再也不穿没有口袋的裤子

和童话并存，并且比童话更强大的，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

贫困、疾病、拥挤、噪音、孤独与冷漠……因为他，我不得不更深切地感受与体验这一切。

在他引领我重返童话的单纯美的同时，也交付给我困窘、焦虑与不安。

我们需要为自己与他的生存而劳动。我们不能光靠童话活着。于是他不得不每天早早地从温暖的或尿湿的被子里爬起来，顶着冬日的寒风或秋日的细雨，与她一起去挤班车，挤公共汽车；他不得不发着高烧，在医院一个队又一个队地等候，等待领几粒药丸或是在屁股上扎一针；为了躲避蚊虫的袭扰，他在闷热的蚊帐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酷暑之夜；他喝过许多瓶被牛奶厂掺过生水的牛奶，也见过许多并不像图画那么美丽和善的面目……

在他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就常常过着远离我们的生

活。有时是某一个陌生的老奶奶家，有时是一座空旷的、有许多小床和小栅栏的幼儿园。

每次我送他离家，他都很忧郁，很沉默。但他不爱哭，我对他说，生活就是这样。到了目的地，我和他告别，他不哭也不喊，最多只从口袋里掏出小手绢来抹抹眼睛。他说，你早点来接我。于是他开始了六天的独立生活。

那一天傍晚，我抽空去看他，幼儿园静静的，所有的小朋友都被他们的爸爸妈妈从他的眼前一个一个接走了，他已经开始了他孤独的黄昏和夜晚。我远远的，一眼就看见他独自一人，小小地坐在楼顶平台的栏杆后面。我冲上楼去。他的左脸肿着。他染上了腮腺炎。我抱着他，对他说咱们回家去，再也不在这儿住了。去他妈的工作，去他妈的文学……

他要给在北京的她挂电话，我把那架红色的塑料电话给他，企望他能听见些什么。这次他没再进入童话，用少有的大嗓门哭喊，我要打大电话……第二天，我和他一块儿去照了一张像，给她寄去，她回信说，小鹿长胖了许多。

我们夜晚的童话继续了。当我再讲到那些单纯美丽的故事时，我常常能看见他被囚在一方木栅栏中，或被缚在一位老太太家的桌腿旁，脏脏的小手拿着一根生菜梗在嘴里嚼着……这使我有一种罪孽感。我惭愧我们让这一位朋友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还给他讲那么多的童话，但我们无法让他在童话中生活……

他渐渐大了。他常常叫我胡发云。从幼儿园回来，楼

下远远地传来他大声的呼唤：胡——发——云。于是我探出窗外，像老朋友那样挥挥手。

我从来没有老子的感觉。是我给了他生命呢，还是他延续了我的生命？这是一个永远的谜。

偶尔，我还会兀然冒出一个荒唐的念头：怎么屋子里多出一个人来？这家伙是谁他是从哪儿来的？

在我的人生经验中，我接触过所有的人，都是有由来的，都是在与我接触之前就存在着的，唯独他例外。

5

那天你摔了一跤摔得不轻

我说自己爬起来你是一个男人

你是一个男人你还会碰上

许许多多比摔跤更严峻的事情

衣裤鞋帽一批又一批地变小，门框上的标记一节又一节地升高，玩具一批批地收藏起来，等待有一天，他需要重新寻回自己的童话时才会打开；儿时咿呀学语或要打大电话的哭喊变成磁讯号记录在盒带上，偶尔播放一下显得亲切可笑又遥远……而我当初的种种感觉，除了变成铅字夹在书刊中的某一页，只有在现时提笔时才重新被寻回。他今天差不多整整十岁了。

十年中，他干过许多坏事、蠢事、聪明的事、可爱的事。十年中，他与我们一起游历过小半个中国——都市村

庄名山大川，与许许多多的人打过交道。他在继承吸纳人类的知识与美德的同时，也不断被人类的弱点与陋习所熏染。对于这个他正加入的庞大群体，他将不断地面临超越与陷落的考验。这一切都不再由我们主宰，我们只能关注。

如果说，母亲对孩子的关注，是对现时自身一部分的关注，那么父亲对孩子的关注更多的是对未来自身一部分的关注。也许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知道我对他永远没有特权。所有为他所做的，都是为我自己所做的。

他现在跑起来飞快，差不多让我追赶不上。

有一天，我会远远地注视他的背影，向我已不可能再去的地方跑去。

这就是生命之链□

关于童年与文学的回忆

1

我有时也惶惑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首诗？是一部小说？是作品讨论会？是作家协会会员或是什么全国奖？

我曾说过，文学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还想说，文学是一种情绪，是一种心理构成，前面说到的那些，只是它的第二种，第三种，甚至是异化了的形式。

因为要写这篇东西，我想起我与文学最接近的那些岁月。

2

长江大桥快建成时，我的家搬到一片新宿舍区，接着上了小学，学完旧式的汉语拼音后开始学习汉字。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些古怪枯燥、由各种笔划构成的汉字后面，

竟蕴藏着那么奇妙美丽令人心动的东西。那是一个萧瑟的秋晨，风从教室的窗口吹进来，凉凉的，阔大的梧桐叶在窗外窸窸窣窣，老师开始朗读新的一课《秋天》：“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听老师的读书声，我盯着那几行刚刚认识的简单的文字，感到莫名的愉悦与惆怅。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大雁，更没有见过它们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但我觉得自己就在那雁队中，在寂寥的高空中向着遥远的不知什么地方飞去。那种身心游离的奇妙感觉深深震慑着我，我忘了周围的一切，再也听不见老师的讲课，只沉迷于《秋天》那难言的意境中。其后许多年，我都喜爱秋天，并在秋天里想这篇小小的课文，想起它带给我的比秋天更真实更动人的体验。其后许多年，我都喜爱语文课，在一篇篇课文的意境中耽溺陶醉，感受着种种无法言说的情绪。从“夏天过去了”到“下雪了，下雪了……我们不怕冷，唱着歌，上学去”，从《狗·公鸡·狐狸》们的森林到《故乡》中月光下的瓜田……许多次，下了课，我一动不动，不愿从那些森林里或月色下出来。我听不见周围伙伴的喧闹或桌椅的磕碰，看不见正在被值日生一下一下擦去的黑板上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我知道，我读到了比文字更多的东西，那是一个少年在读自己的心灵，读自己的觉醒了的生命。